

空白的忏悔录

——一位男士和
五个女人的故事

吴泽蕴 著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I247.5
2797
3

空白的忏悔录

——一位男士和五个女人的故事

吴泽蕴 著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B 453804

责任编辑 王国钦

Kōng Bái De Chān Huí Lù

空白的忏悔录

——一位男士和五个女人的故事

吴泽蕴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郑州金水印刷厂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186千字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43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385·129 定价: 1.90元



“这里就是我的家，今天不请你进去作客了”。她
拿出钥匙打开雕花铁门……



“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别再说下去了。原来这戒指还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圈……。”



“啊，鸽子！”叶斐南轻轻地呼唤了一声，又悄悄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。



“伯伯 你不要告诉妈妈啊！爸爸再三关照我的。”

也许不少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，常会产生一时的忏悔心理，但几乎没有人真能写成一部忏悔录的。所以，本书主人公罗良的忏悔录也只能是空白的。

冬至刚过，遇到这种阴霾的天气，人们就会想到雪。还是下一场雪的好，至少可以打破这沉寂和凝固的气氛。冬天的头一场雪多少有点儿新鲜感。

罗良走下公共汽车，站在人行道上。他看看天空，把羽绒衫的领子用拉链扣扣紧，甩开手，往前走去。

罗良身材魁梧，气色很好；深深的双眼皮里的一对眸子，还是黑而亮的；鼻子高高隆起，厚嘴唇线条清晰。上苍还让他这样的年龄，没有脱发，也没有白发。也许因此他从来不戴帽子，无论天气怎么冷。这个星期天，罗良刚过五十岁生日，进入了知天命之年……

罗良继续跨着大步往前走。这虽然是一条热闹繁华的街道，但和南京路闹市的风格不同，这条街道偏西的一段，有着四十年

代的欧洲风味。店铺的装饰很雅致，但有几家店铺改装了茶色玻璃橱窗，便也颇带点儿时代气息了。人行道上，光秃秃的法国梧桐，树干粗壮，在这阴沉的冬日显得庄重、肃穆。那家颇负盛名的西餐馆，橱窗里早几天就摆上点缀着白絮、闪烁着彩色灯泡的枞树——圣诞树。画在木板上的圣诞老人背着个大包袱，包袱里漏出礼品的华丽的包装纸，弯着腰一欠一伸；另一头是一对同样画在木板上的肥胖可笑的火鸡，做着同一个蹒跚而笨拙的动作。预定圣诞大菜的广告做了好几天了。赫然入目的价格是：甲种每位十八元，乙种每位十四元。行色匆匆的路人，偶尔驻足，稍稍一看，便走过去了。今天西餐馆比平时热闹了，里头传出柔和的音乐，伴着也许是烧火鸡的香味，还有那种克制的、属于文明和高雅的喧声。音乐是熟悉的《平安夜歌》，是从旧唱片上录制下来的四十年代著名好莱坞影星平克·劳斯贝唱的。罗良也能用英语完整地唱出来：“si—lent night! Ho—ly night! All is calm, all is bright! ……”听到这个歌便想起了今晚是圣诞夜。这个歌早就不完全是宗教音乐，列入了世界名曲，而平克·劳斯贝又是用着当时的流行歌曲的唱法。罗良倒有点动心，想进去感染一下节日的气氛。可是今天恰恰破例在工厂食堂吃了晚饭，因为手边有点儿工作没完。再说享受圣诞大菜的人们，都是一家子，或成双作对，自己这样影单形只的，和这节日的气氛很不和谐。

他在西餐馆的门前站了一会，跨过宽阔的大道，拐进一条僻静的横马路。这条横马路有长长的一段是挨着一座公园的围墙，然后是几幢楼房，又到了一个丁字形路口。罗良感到有一点冰凉的东西飘在他脸上，果真下雪了。他仰起头作了一个深呼吸，好像从空气里感受到了什么异样的气息。

空间隐隐传来优美的庄重的赞美诗歌声，他面前是那座礼拜

堂了。这是他每天必得经过的礼拜堂。从上小学开始，他便熟悉了这座礼拜堂，不过他却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小时候在混沌中，对礼拜堂有点畏惧心理，虽然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，但她不信教。上中学以后，很自然地接受了无神论的思想，很长时间大一统的思想主宰了他和其他所有的人，礼拜堂也早废弃了。此刻听到的这首赞美诗的歌声，他却是熟悉的。因为，他小时便常常在圣诞夜从礼拜堂的围墙外听到这歌声。他知道这是一支《齐来崇拜歌》，是圣诞夜必唱的。这支歌唱完了，灯火通明的礼拜堂忽地静下来，静极了。静了一会儿，又扬起了《平安夜歌》的歌声，这歌声和刚才西餐馆里放的平克·劳斯贝的录音可是大不一样的，那歌声包含着多少慈祥，多少真率，犹如歌词中叙说的，爱的皎洁的光普照着平安而圣善的夜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刻这支歌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，使罗良眼睛湿润，感情冲动。……他停下了脚步。

罗良突然决定要进礼拜堂去。听说是要凭入场券的，可是门口没有人阻拦他。礼拜早已开始，院子里有点幽暗，大厅里的灯光这一刻也熄了，望进去，只有大厅的台上有光。他蓦地发现静悄悄的院子里，原来挤挤挨挨站满了人。院门和大厅之间的甬道已经无法通行。罗良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么多人如果加入进闹市的人流中，或者就在刚才的公共汽车上，会组合成何等嘈杂的音响，而现在几乎像不存在这个人群。何况天空中已经开始飘起雪花了，一朵又一朵，而他们都站在没有遮蔽的院子里。

罗良慢慢向前移动着脚步，挤进了大厅。这一刻大厅的灯亮了，他看到大厅里不仅坐满了人，也站满了人。他向左右看看，发现身旁站立的一个少年，捧着一本赞美诗的歌本。他侧过头去看那歌本，可是大厅的灯光又暗下来了。台上（也许那便是圣

坛)合唱队开始合唱,有人领唱,他知道那是唱诗班,现在叫圣乐团。台上的烛光在摇晃,他的眼光凝视着烛光,变得朦胧了!心灵也像这摇晃的烛光,变得朦胧了。大厅的灯复亮了,又全场合唱,他不知不觉和那少年合着一个歌本。他不会唱这歌,只胡乱哼哼,而旁边那少年却用着极其虔诚的神气高声唱着。他的声音很好,完全能和着台上圣乐团的歌声。罗良不再哼了,他开始用心听,直到歌声停息。牧师讲话了,用简洁的语言,悠扬的声调:“……天父为了拯救人类,把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到人间。……”牧师念经文了:“……生命在他里头,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里,黑暗却不接受光。……那光是真光,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……恩典和真理,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,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……”牧师的语言很清晰,但他不甚明了。似乎不是语言的内涵,而是语言本身,有一种无法违抗的感染力。歌声又起,应和着经文,唱着:“美哉!圣洁榜样!谦卑又温和,仁爱而善良……”

那歌声渐渐宏伟、高昂,仿佛来自天庭,来自至高无上的天穹,天地间不再存在其他的东西,只有这尽情赞美的歌声。罗良的灵魂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摇撼了,他的内心强烈地感应着这歌声。他恐惧地、悲伤地捕捉到一种他从来所没有的东西——那就是“爱”!

他忽然觉得仿佛真有一个神明——不论是上帝还是耶稣,在他头顶上面,在他肉眼望不见的地方,严厉而慈祥地注视着他,要把那神圣的光亮射进他心灵的角落。他的心被一双神圣的手掰开了,从掰开的心瓣中,迸出痛苦的悔恨的火花。虽然他完全不能意识到他痛苦什么,悔恨什么,只是似乎比之于那圣洁的,至善至美的,爱的灵光,他应该掏出他心中所存有的万种罪恶和歉

疾，匍伏在地，以祈求爱，祈求怜悯和宽恕。……

他突然泪如泉涌。

大厅里一下子灯火通明，全体起立同唱。那少年的歌本又伸到他眼前，然而他泪眼模糊，看不清那歌本上的字。他的身体微微颤抖，那少年的歌声也在颤抖。他忽然感觉他们的心互相碰撞了一下，他们一定同样感受到了神明的召唤！……

人们很有秩序地往大厅外走去，那少年收起了歌本。他无意中看了他一眼。他，十七八岁，戴着一顶米色的绒线帽，杏形的脸，有一对稚气的大眼睛，他使他朦朦胧胧地联想起一个人。他随着人流走出大厅门外，那少年消失在人群里了。

在礼拜堂院门外的人行道上和马路上，人人脸上几乎都漾着善意的纯真的笑。

罗良的耳朵里还填满了歌声，眼睛还被眼泪湿润着。他要寻求什么，但又说不明白，他迷乱到竟至不知自己该往哪儿去。

他终于本能地向家的方向走去。飘舞的雪花越来越稠了，织成一片雪网，路灯的光晕照出那些小精灵的晶莹和俏皮。罗良被团团裹在这雪网中，那些小精灵不断向他身上撞击，它们积聚在他头发上，肩上，甚至跳进他的脖颈，融化在他的温热的皮肤上。而他似乎什么知觉也没有，只被那不可名状的，莫明其妙的感情所控制。他想放声大哭，向谁倾诉，又想向那茫茫的天宇张手呼喊，他甚至希望有人拥抱，有人诚心诚意地来听听他内心的呼喊，虽说他仍然不甚清楚，他想倾诉、他想呼喊的究竟是什么。

弄堂的大门已经关了，只留一扇小门。各幢楼房有些窗户已经黑了，有些还亮着，不过隔着窗帘显得幽幽的。雪下得越加紧了，空间像笼着一层雪雾。罗良家的这幢房子，窗户全黑着。小院的桃树的枯枝上已经积雪了，还有蒲扇似的棕榈，积雪和没积雪

的部份层次很分明。他没有从院门进去，院门很久没开了，他折到了后门。他打开了门锁，从后门走进厨房，楼下没有一点声息。他小心翼翼走到二楼，在二楼的房门口站了一会，侧耳听了一下，门里也没有什么声息。他按着胸口，步履艰难地走上三楼。

罗良打开了三楼的房门，没有开灯，呆立在房间中央，那狂乱的异常的心情，又像潮水那样漫过他的全身。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他扑倒在床上，一声悲鸣从胸腔升到咽喉，又哽住了，他只想号啕痛哭。他不知在床上扑了多久，直到那感情的浪潮渐渐平伏，这才站起身来，摇摇晃晃，走到书桌边，扭亮了台灯。

台灯的幽微的光照，使周围的墙壁和家具都处在模模糊糊似明似暗中。他不堪卒看那隐匿于幽暗中的一切熟悉的摆设，它们都仿佛冷冷地在觑着他，等待他去透过它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重叠的印象，让往事无情地去咬啮他的心。

“啊，……万能的上帝啊！……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！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……”他忽然从胸腔里迸发出一个无声的呼唤。这呼唤原出自卢梭的《忏悔录》，而他不知怎么的，在曾经草草翻阅过的旧书书页里，找出这一声呼唤。

他坐到书桌前，急急忙忙打开抽屉，想找出一本没有用过的日记本。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但不知怎么，他想从今天开始写点什么下来——他终于找到一本。他打开本子，拿起笔，他要写上他的忏悔……他也要像卢梭那样题名为“忏悔录”，也许写得更坦率，那是永远不会公之于众的。可是……纷纷扰扰的往事，汹涌而来，像一群脱缰的野马践踏他的心，他的脑，……他掷了笔，双手抱头，在这茫茫的飘雪的无边无际的暗夜里……

嘭嘭嘭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在深夜里，令人心惊肉跳。是

谁？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敲门？罗良一个踉跄，奔跑到楼梯口。叩门声越发急了，整幢房子被这叩门声震动得摇摇摆摆，像发生了地震。罗良几乎是从楼梯上连滚带爬，跑到了楼下。他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战战兢兢把门打开……

啊，原来竟是那位在礼拜堂捧着赞美诗歌本、和他站在一起的少年。“你……？”罗良惊讶地望着他。那少年泪眼婆娑，满脸忧戚，不发一言，拉着罗良的衣袖便往外走。罗良愕然了，迟疑了一下，“到哪儿去？……你又从哪儿来？”“快快！……快！……”少年用着颤抖的声音，断断续续，语不连贯。罗良身不由己，跟着那少年跑出弄堂。今天这扇弄堂的大门，过了半夜，却还没有关上。

罗良莫明其妙地跟着那少年在街上狂奔，雪成团成块地从空中降落。街上积起了厚厚的雪层，脚踏上去如踩在棉絮上，没法跨开步子。可是那少年扯着他的衣服，一味催他快走。那少年看来孱弱，力气却很大。罗良跌跌撞撞被他牵着往前走，心里装着一团疑云，他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？我和他素昧平生，仅仅在礼拜堂里见了一面，他凭什么把我带到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去？不，得问清楚。罗良挣扎了一下，可是那少年毫不松手，以罗良的魁梧竟无法挣脱他的手……

眼前到了一座白色的建筑物，在白皑皑的雪地里，只见一片素白，白得洁净、耀眼，高墙上嵌着一个红十字。呵，这是一座医院。为什么到医院来？不容罗良有思索一下的余地，那少年紧紧扯住他走向医院的大门。铁门无声地为他们打开了。积雪的院子里杳无人迹，医疗大楼的门也敞开着，走廊里灯火通明，只是不见一个人。那少年把罗良拖到走廊的尽头，那一间不知是手术室还是特别病房的门开了，里面拥了一房间的人，好像整个医院

的人都聚在这里了。罗良心中暗暗纳闷。那少年推开众人，众人回过头来，看见是他们，纷纷让在一边。罗良越发感到奇怪，心里七上八下地走近前去，走到那病床前。

那是个垂危的病人，一位妇女。啊……，似乎刚刚咽气。少年猛地伏到她身上呼号哭叫：“妈妈，妈——妈——！”她的眼睛还睁得很大。虽然生命已经从她身上褪去，那眼睛却还顽强地射出凝固的光华，像两颗没有生命的闪光的宝石，定定地注视着已经不属于她的世界。那眼睛美丽得惊人，是他毕生所未见过的。那眼睛又明明是他所熟悉的，曾经属于他最亲近的人。啊……罗良认出来了，那是他的前妻。“斐南，斐南！……”他一边惊呼，一边纵身跃到她的床头边。那双没有生命的眼睛，睁得更大了，越发显得光彩夺人，紧紧地盯着他，像要把他的灵魂摄去，摄入她那没有生命的躯壳。罗良心里一阵阵发毛，他悚然而恐怖，“斐南！斐南——！”禁不住又一声哀号。少年回过头来，他蓦然吃了一惊：那少年并非是在礼拜堂相见的、刚刚把他从家里拖来的那少年，而是他的儿子！是的，他是自己的儿子。

一切都那么意外！使他惊慌失措，灵魂出窍……

咚咚咚，地板被什么物件重重地叩击，叩得震天价响，仿佛叩在他心上，产生出相应的回声。他回过头去，一个策杖的老人，伴着一位牧师，向床边走来，他一眼认出，那牧师，便是刚刚在礼拜堂念讲经文的，此刻正捧着圣经，庄严地走来。那老人似曾相识，而又一时记不清在何时何处见过。牧师身后随着一队圣乐团唱诗班成员，还穿着刚才在礼拜堂唱诗的礼服，捧着赞美诗歌本，唱着那至善至美的歌……歌声渐渐由低而高，响彻屋宇，那双美丽的眼睛在歌声中渐渐闭上。罗良感到灵魂的剧烈的震颤，他虔诚地匍伏在地……

忽然，罗良眼前一黑，那老人向他迎面击来一杖，他慌忙躲开。这才认出那老人是他前妻斐南的父亲。他方躲过一杖，第二杖又下来了，那手杖竟如雨点般劈头盖脑而下。那少年——他的儿子也突然变了脸，大声叱骂：“滚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”罗良茫然四顾，众人都怒目而视。在羞愧惶恐中，他向门外逃去。

罗良逃出门外，慌乱中撞着了一个人。他抬起头来，面前站着一位衣着典雅、神情庄重的女性。他讷讷地想说声抱歉，却张口难言，怎么也说不出话来。那位妇女的眼中流露着忧伤和痛苦，他们面对面相峙，眼对眼相望。那妇女一言不发，和他擦肩而过，走入刚才他出来的房间。“啊，李耶……”他忽然喊出了她的名字，可是那门已经紧闭，而他是被逐出门外的。

他走到廊上，医疗大楼的门已经关闭，沉重如铁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推开门走到院中。雪霁了，一片白茫茫，无边无际。院门也已关闭，他又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将铁门推开。雪阻塞了道路，使他辨不清方向，又不知来时的方位，他站在街心。正在左顾右盼之时，一辆汽车迎面驶来，眼看要撞到他身上，却在离他仅仅一步的距离，嘎然煞住，好险哪！

罗良惊魂甫定，车门却打开了，走下一对颇有风度的中年男女。罗良又蓦地一惊，啊……！此时此地他更不愿见到他们。他掉头便跑，跑得狼狈，脚下一滑，重重蹉了一跤，蹉在雪堆里，一阵彻骨的寒气……

啊，窗户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开了，风吹在他的冷汗淋漓的身上，使他如掉入冰窖，颤抖不已。原来他枕着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睡着了。他回忆梦境，历历如真，他的魂魄还在悸动……可是，为什么偏偏母亲没有在梦中出现？母亲啊！……

第一章

“良良，醒醒吧，时间不早啦，该起来啦！”母亲轻轻拉开窗帷。窗外是一片灿烂的阳光，窗前的柳梢绽着新绿，在阳光下呈现着葱笼的春意。一个多么美好的晴明的春日。

“哟！妈妈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喊醒我，我昨晚不是同你说好的吗？今天早晨学校里有一场球赛……。”罗良看了看床边柜上的小闹钟。闹钟是从来不起作用的，必得妈妈喊，可是妈妈也从来就不肯准时喊他。罗良一边穿衣，一边咕咕哝哝，“今天这场球赛关系重大，非比寻常……妈妈你常常误我的事……。”声音里带着撒娇的成分。

“误不了的，看你那么好睏，舍不得喊醒你……你赶紧梳洗，我给你把早饭端上来，一定误不了……。”母亲边说边走下楼去，走到半截，大声往厨房里喊：“小张妈，你把牛奶热一热，煮两个鸡蛋……。”“我手里没空呢，我在洗鱼，手齁得……。”楼下回上来一个脆脆的声音。“楼下还有别人么？良良他爸爸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替良良热热牛奶，我要给他去找一件干净的衬衫。”

“他大学快毕业的人，换一件衬衫还要你妈妈管吗？”父亲的声音。他从书房里走出来；嘟嘟囔囔往厨房走去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父亲在家。